

■当初,父母为了救大儿子生下了留留  
■如今,留留患上和哥哥一样的白血病

# 留留,再失去你妈妈还怎么活!

小留留,脑袋光溜溜的发亮,因为化疗,他的头发全部脱落了。天真的他,经常对着镜子问妈妈:“我的头发怎么掉了?”他不知道厄运已向自己袭来。

小留留是为了救哥哥,而降临到人间的。2001年,6岁的哥哥小杰患上白血病,父母为了用脐带血救小杰,又怀上了小留留。不料,未等到弟弟出生,哥哥已经死了。父母给这个新生儿取名“留留”,因为他们不希望再失去一个孩子,然而,命运却是那么无情,今年春节前留留被确诊为患上了与哥哥同样类型的白血病。

2001年7月10日  
苏州市儿童医院

大儿子小杰:妈妈不哭,我们一起捡垃圾卖钱

家住响水的张中霞,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丈夫周义来靠修理水泵的手艺养家,张中霞便在家里安心抚养儿子小杰。“虽然并不宽裕,但儿子聪明懂事,日子过得很开心。”张中霞没想到,小杰6岁那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生活的宁静。

2001年6月,小杰出现了肛周脓肿,治了十多天却不见好转。伴随有持续不退的低烧。张中霞有些不放心,医生便建议他们转到苏州市儿童医院。7月10日,小杰的病确诊了,竟是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。这个诊断好似一个晴天霹雳。

小杰在医院经历了5次化疗,化疗期间一口饭都吃不下,还不时地呕吐,只能靠挂水补充营养。周义来回到响水继续挣钱,只要有活干,有时夜里都会起来帮人修理水泵。为了节省开支,独自在医院照料儿子的张中霞,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便解决了一顿饭。小杰晚上不挂水,精神比白天好些,他常常心疼地劝妈妈:“你多买点东西吃吃吧,吃了才会有精神。”

尽管夫妻俩节衣缩食,可还是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。张中霞曾向银行贷款10万元,但他们没钱还贷,只好求助于高利贷。第5个疗程结束,他们带着小杰回家时,已经欠下了12万元的债,至今仍有6万元没能还清。

2001年11月份,张中霞因为没钱继续给儿子治疗,只好把小杰从苏州市儿童医院带回家。一路上,她都在小声啜泣,没钱给儿子做骨髓移植,她内心很无奈。小杰特别懂事,他安慰妈妈:“妈妈,你不要哭了,看到你哭,我也难受。”生病之后的他比其他孩子都早熟,沉默了一会儿,他又问妈妈:“我们是不是欠人家好多钱呀?妈妈别哭,我跟你一起去捡垃圾卖钱吧。”

2002年10月22日  
响水县人民医院

小杰走了,他没等到弟弟救命的脐带血

2002年夏天,小杰到了上小学的年纪。看着周围的小朋友们都兴高采烈地背上书包去学校,小杰总是闷闷不乐地问:“妈妈,为什么我不能上学?”张中霞不忍心看孩子恳求的眼神,再三向校长说情,把他送进了响水镇第三小学。

不料,上学还不到一个月,小杰的病复发了,脸色暗黄,鼻息也止不住。由于经济拮据,他们没有再去苏州继续治疗,而是住进了响水县人民医院。

听人说,如果再生一个小孩子,可以用脐带血做移植。一脸憔悴的张中霞说:“我们商量着再生一个,要是来得及可以救小杰一命,万一来不及我们家还有希望。”很快,张中霞便挺着大肚子照顾起了小杰,可小杰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

夜深人静时,张中霞忍不住掉下眼泪,只要有一点哭声,小杰就会伸出小手去摸妈妈的脸:“妈妈别哭,你哭我会难受的。”张中霞哽咽难言。

小杰的病情不见好转,张中霞想抓紧时间带他去北京看看,可小杰怎么都不愿意,他说:“我什么地方都不去,要是到了外面回不了家怎么办?”摸着妈妈越来越大的肚子,小杰总是着急地问:“妈妈,你什么时候生啊?”遗憾的是,坚强的小杰最终没能等到弟弟的降生,没能等到那救命的脐带血。

2002年10月22日上午,小杰一直喊渴,闹着要喝水。妈妈给他倒了10多杯水,他还要喝。“你怎么总要喝水?”妈妈又急又怕。也许他认为妈妈生气了,含着泪说:“妈妈,我不喝了。”之后,小杰一直安静地躺着,再也没有跟妈妈闹腾。

下午3点多,周义来走进病房时,儿子小杰已经没有了知觉,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。“那孩子特别喜欢踢足球,平时都捡人家的破足球来踢踢,他一直想要一双足球鞋,可我们一直都没给他买!”捧着小杰的照片,张中霞泪如雨下。她说,小杰非常聪明,又懂得心疼爸妈,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,从来没有一句埋怨。小杰走的那天,周义来一宿没睡,在大街上走了一夜。

2007年2月10日  
苏州市儿童医院

小儿子留留:妈妈,我的头发怎么掉啦?

2002年12月30日,周义来和张中霞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,他的到来多少给了这个家一点宽慰。张中霞给小儿子取名“留留”,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健康地留下来。夫妻俩一边尽力还债,一边省些钱给留留添加营养,尽量保证他时常能喝上牛奶。“他喜欢喝牛奶。”张中霞说,“我俩的衣服都买十几块钱的,我们苦点没关系,只是希望能保证他的营养。”

原本为了救哥哥而出生的留留,却不知道自已还有个夭折的哥哥。“我们把小杰的衣服都扔了,照片也没给留留看过。”张中霞刻意不想再提那些伤心往事,她只想好好看着留留,看他一天天长大。但是,她和丈夫最不愿发生的事情,还是不期而至了。

今年春节前,留留的脸色突然变得特别黄,有时还流一点鼻血,张中霞和丈夫非常警觉,赶紧送他去当地



“妈妈,我的头发怎么掉光了?”可爱的留留还以为自己患的是感冒

医院检查,医生随即建议他们前往苏州市儿童医院。“我们一直隐约有些担心,但他出生时有8斤重,非常健康,我们还给他加强营养,比照顾小杰还要用心,这个孩子应该不会有事的。”张中霞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。

当晚,他们雇了辆车直奔苏州,张中霞一路哭到医院。“妈妈,你怎么了?”面对留留不解的眼神,张中霞只好推说头疼。车开到了苏州市儿童医院门口,张中霞根本不想迈进大门。“没想到几年后又来到这里!”

三天后,检查结果出来了,还是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,一模一样的病!

现在,留留的头发因为化疗全掉光了,不过记者见到他时,他正穿着一条短裤,照样开心地跑来跑去。在苏州住院时,留留看到别的孩子玩游戏机,硬是哭了两天,央求妈妈也给他买一个。那款游戏机700多元一个,缺钱

的张中霞怎么也舍不得,可留留一哭出血点就会红,脸肿得像桃子。“没办法,只能给他买,他一哭,一天的医药费还得多花七八百。”张中霞叹息着说。

不过,留留也有敏感的时候,父母一直隐瞒他的病情,说他得了感冒才住院的,他似信非信地点点头,有的时候他会对着镜子发愣:“妈妈,我的头发怎么掉光了?”

2007年7月7日  
响水县人民医院

妈妈:宁愿我死,也不能再失去一个孩子了

留留家就住在响水县城,为了给哥哥和他看病,父母早已倾家荡产,连壁橱都卖掉了。最近,父母正在联系卖房子,可人家听说了他家的情况,像躲避瘟神一样,没有一个人敢买。

“不管怎么样,我都要想

办法,我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,我不能再看着他走,如果他走了,我也不活了!”张中霞捂着脸痛哭起来。

张中霞告诉记者,她和丈夫自由恋爱,双方父母都反对他们在一起。不过,他们最终还是冲破了重重阻力,走到了一起。他们没有举行婚礼,结婚当天,父母没有给他们送上一句祝福,甚至一直没与他们来往。

“我心里难过呀,两个孩子都得了这样的病,我心里有苦,不知道向谁说。”张中霞无助地握着记者的手,像握住了唯一希望,久久不肯放开。

上个月,一位老乡帮他们联系了北京的海军总医院,目前已经找到了脐带血配型,可血液科的吴主任告诉他们,做脐带血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万元。响水县民政局、亲朋好友及病友家属捐给张中霞2万多元,但这显然还是杯水车薪。

快报记者 杨扬 钟晓敏 文/摄

“他”即将上大学  
却不知自己是男是女

当小林拿着高考成绩单时,怎么也乐不起来,不是因为考得差,而是因为即将上大学了,一想到集体的生活,小林就忧心忡忡。“他”有着难以启齿难以见人的身体缺陷,虽然平时大家把自己当成男的,但至今不知道自己还是男还是女。近日,“他”来到了南京鼓楼医院就诊,检测结果让“他”吃了惊,原来自己本是女儿身。

“他”看上去是“男人”

近日,记者在鼓楼医院看到了小林,一眼望过去,小林就是个男孩子,1米68的个子,眉目清秀,头发颇为凌乱,似乎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修剪了,穿着虽然朴素,但也干净。

看到记者来,小林急忙站起来,警惕地看着,让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距离感。两眼充满了迷惘。一提到小林的病,就脸蛋通红,避开记者的眼光,迟迟不愿意言语。记者仔细瞧了一下小林的喉结,发现虽然并不是很明显,但是言谈举止都非常男性化。

小林一家来自安徽农村,用小林父母的话说:“乖巧听话,但是很内向。”小林年年都是村里小学三好学生,父母说,小林很懂事,经常帮家里干活,别人说笑,小林也是站旁边乐呵呵听着,别人跟小林吵架,小林也不急,脾气好得很。

不过,到了15岁青春发育期时,小林渐渐发现自己身体似乎有点不对头。上厕所时,曾经偷偷瞄过其他人的“那个东西”,总觉得“自己的东西”发育模样有点怪,和别的男孩就是不一样。

“他”原来是个女儿身

尽管有着种种痛苦,小林却不愿意向家人透露一点信息,怕家里人担心。生理上的自卑感,让小林下决心在功课上超过所有人,今年的高考结束后,小林的成绩单很优异,上大学是没有问题了。

象牙塔的生活让小林无比憧憬,却又无比担心,因为上大学就得过集体生活了。思索再三,小林将病情告诉了父母,他们一起来到南京鼓楼医院,请求谭谦主任帮助解决困扰小林多年的问题。

谭主任等医护人员非常同情这个不幸的孩子,也被小林的坚强毅力感动,决心帮助这个自强不息的孩子。第一次检查结果让大家颇为吃惊,小林竟然是女儿身,谭谦主任告诉记者:“这在医学上称为女性假两性畸形,小林的染色体是46x x,这确定是女性无疑。”

“他”还是选择做男人

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,小林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中,小林向医生诉苦说:“自己一个畸形人,还不给人笑话死了。”

虽然小林的染色体是女性,但是由于很多外在体征像男性,而且长期的社会性别也已经习惯于男性。因此,小林本人和家人的意愿还是倾向男性性别。于是,谭主任尊重他们的选择,还“他”男儿身。

在术前充分准备下,谭主任为小林进行男性外生殖器再造手术,即阴茎再造术。阴茎再造术可谓体器官再造术中难度最高的手术。

谭主任从其腹部取一块皮瓣转移到下身会阴部做成阴茎体和尿道,并取一块90厘米大小的髂骨作为阴茎支撑物植入。这样,就使其形态和功能都具备了男性生殖器官的特征。手术非常成功,小林终于成了真正的男人。

通讯员刘宁春 陈曦  
快报记者 刘峻

提示

## 爱心账号开通

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,34岁的张中霞在几个月里瘦了20多斤。面对这个已经失去一个孩子的母亲,我们揪心,不得不向广大读者呼吁。希望大家伸出

援助之手,为张中霞一家奉献一份爱心。3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,但众人拾柴火焰高,一人哪怕捐一元钱,30万读者就可以给这位母亲一份希望,给孩子

一条生路。

你们可以将爱心款转入留留父亲周义来的账号:中国农业银行响水县支行,周义来6228481980660649619(各家银行都可转账)。



全国十大爱心记者

钟晓敏爱心工作室

——之救救留留 爱心热线: 13770598060

爱心账号:  
中国农业银行响水县支行  
周义来  
6228481980660649619